法國崩潰內幕

莫洛華著
趙自強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法國崩潰內幕

第一章　英法應戰準備何以低劣

一九三五年底的一天，我在倫敦里士梨夫人（Lady Leslie）家中，和夫人的姪兒邱吉爾（Churchill）一同午餐。餐後，邱吉爾挽着我的臂膀，帶我走到一間小房子裏去。

邱吉爾唐突地對我說：『莫洛華先生，你今後不要再寫小說了，不，你不要再寫傳記了！』

我望着他，瞠目不知所對。

他接着說：『你現在所應做的，就是每天寫一篇文章，一個主題的文章，天天是這樣。這些文章，你得用你所能想到的種種不同的方法去表現一個意見：以前是稱雄世界的法國空軍，現在却退落到第四或第五位了。德國從前沒有空軍，可是現在她的空軍已漸次成爲世界最強大的了。沒有別的，如果你在法國把這些眞相宣佈出來，如果你能夠叫法國人明白這些眞相，那末，你所做的工作，就比描寫女子的愛情或是男人的野心來得偉大多呀。』

我說：可惜我不是一個航空專家，我沒有資格來談論，如果我眞要來談論，也沒有人相信的，所以我是不能接受他的勸告，還以再去寫小說和傳記爲是。

『你錯了』，他用沉着而帶諷刺的語調說着，時時有點發音困難，現出一種可愛的特殊風致。『你錯了。目前德國空軍的威脅力是法國人應該注意的唯一的題目。貴國也許因爲德國的空軍而遭滅亡。莫洛華先生，文化和文學都是極好的，可是，一個沒有力量的文化也將不成其爲一種活文化了。』

我從沒有寫過一篇邱吉爾勸我要寫的文章。現在我是痛心得很。然而那次談話使我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使我心裏永感不安。有幾次，我向有資格的人們問及法國空軍的狀況，他們每次的回答，不是支吾其詞，就是公然表示悲觀。

一個統率里昂轟炸機隊的上校告訴我：『如果戰爭爆發，我的駕駛員和我惟有勇敢地去拼死而已，此外別無他法！』

我問道：『爲甚麼呢？』

他回答：『因爲我們的空軍人數很少，我們的飛機又陳舊不能用。』

一九三六年，情勢更爲惡化。工廠中的靜坐罷工，政府方面缺乏毅力，官僚專講究繁文縟禮，法國的生產幾乎減低到零點。在一九三七年間，法國工廠每月生產的飛機數量，降到一個幾乎使人不敢相信的數目，卽每月三十八架；可是，同時德國則每月生產在一千架以上。

當時法國的工人和工業領袖互相仇視，他們的關係惡化起來；但德國的一切國家力量，却爲着報仇的戰爭而實行動員起來，這回報仇的戰爭，德國政府早已胸有成竹，而且亟需要發動

這回戰爭。法國流行着種種荒謬的故事，都是說納粹政權是怎樣的脆弱無能。這都是一相情願的想法，明白德國的人們，好像英駐德大使菲立斯（Sir Eric Phipps）和法駐德大使龐賽（Francois-Poncet）——都在幾年中再三強調他們的警告。我記得，在一九三七年曾參加他們二人的談話。

龐賽說：「你對於這點，決不可存有幻想。德國是強大的，德國知道她自己的強大，定要使用她的威力。英法方面有兩條路可走——只有兩條路——兩國不是放棄一切，把所有力量用於建設一種巨大的重整軍備上面，就得設法和德國成立諒解。」

我問道：「但是那是可能的嗎？德國需要一種諒解嗎？」

龐賽用幽默的諷刺語調答道：「德國什麼東西都不要，什麼東西都要……德國希望作爆炸式的行動，這就是說，要變動……德國今日的領袖們都好動人的大集會，偉大的象徵。你想拉攏他們站在你們的一方嗎？在萊茵河的兩岸設立兩把巨大的梯子吧。在萊茵河的那一邊，糾集幾百萬高舉卐字旗的德國青年，在萊茵河的這一邊，糾集幾百萬高舉法國三色旗的法國青年，使這些青年排列完整的隊伍，沿着這兩把梯子攀上攀落，又在萊茵河的中央浮泛着一隻小船，以備甘茂林（Gamelin）將軍和希特勒（Hitler）在那裏相晤。假使同時你們已經成爲很強大，也許法德可以有一個諒解的機會。……可是，假使你以德國所鄙視的外交舌辯和修美詞令去維持法德關係，又只管起草牒文和發表演說，而不去建造飛機和坦克車，那麼，我們就是

直向着戰爭的路上跑；這一戰，我們是很難獲得勝利的。』

這樣去估計德國新力量的，也不只是龍賽一個人。別的國家曾把納粹的軍費和英法的軍費作一個比較，很清楚的知道，當時歐洲的均衡是要發生變動了。很多國家都作防範未然的準備。法國駐波蘭大使拉洛芝（Laroche）時常對我說，他以爲譴責波蘭在一九三六年之後討好德國，是很不公平的。他說：

『波蘭人看見德國重整軍備，而英法却不採取絲毫行動去壓制德國；波蘭人看見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進兵萊茵地（Rhineland）撕毀了羅迦諾公約，而法國却絕不加以阻止；波蘭人聽見法國的內閣總理在無線電台上廣播演說：「我不容許德國的大砲射程達到我們邊界的斯特拉斯堡城（Strasbourg），」可是他們只聽到演說發表，却不聽見採取何種動作。因此波蘭人對於法國的信仰，就完全消失了。波蘭的領袖們老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對法國人說：「如果你們不制止德國重整軍備，我們便不得不和她做朋友了。」正在法國人失掉波蘭對於他們的信仰時，比利時和南斯拉夫也爲着同樣的理由而離開法國了。』

× × × × ×

在這種外交缺乏準備中，在這種任歐洲落到德國的操縱中，英國所負担的責任，至少是和法國一樣。英國有許多有勢力的團體聯合起來限制政府採取勇敢的、眼光遠大的外交政策。倫敦的銀行家所關心的，只是他們借給德國的款項，堅抱着一種天眞希望，就是和那些高呼力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

自給的國家，生意一樣可做。英國又有若干要人被布爾什維克主義嚇壞了，相信納粹主義是遏止革命的壁壘。同時，自由主義派的智識份子，又鼓吹不計任何代價，甚至片面裁軍以求和平。所有這些趨向都大爲德國所利用。

無疑的，英法的一般人民多少總自覺到本國的弱點，所以在一九三八年時，他們憎恨戰爭這個觀念。這在明興會議時，是很容易看出的。在這一點上，美國的輿論劇烈批評張伯倫（Chamberlain）和達拉第（Daladier）。不過美國人還不知道英法的實在情形。他們不知道巴黎和倫敦市民的心理。當時巴黎和倫敦的市民明白自己沒有防空壕，防毒面具，高射炮；同時因爲德國人的宣傳奏效，散播種種可怖的謠言，說兩噸重的炸彈可燬滅大城市中的整個區段，以及將向他們投下來的毒氣彈。人們未嘗不能像一九一四年在前線對敵人作戰的那麼勇敢，不過一想到他們的妻兒要做一種後方戰爭的犧牲品時，便很驚惶。所以紐約視爲奇恥大辱的明興和平，而巴黎和倫敦的羣衆反以幾乎使人不相信的熱忱去歡迎。他們對於這次外交的退讓，却慶祝好像凱旋一樣。巴黎市政府有一位職員甚至提議把一條街路改名爲「九月三十日路」（Rue de Trente Septembre）來紀念這個投降日子。

張伯倫是明興談判的主角。一個奇異的定數使這位伯明罕（Birmingham）市長，各種事會主席，慣於和那些看契約爲神聖的商人往來的一商人，現竟親自同一位[illegible]第三帝國[illegible]辦交涉。這位總理本居心是除掉對於德國外，不負任何責任，並以爲和外國所[illegible]協定，除[illegible]

供德國人民利用的外，是沒有價值的。張伯倫比任何英國人更富於島國性，他和希特勒第一次會晤以前，心裏沒有想到世間竟有像有希特勒這樣的一個人。他要飛往貝斯特樞加登（Berchtes-gaden）去時，一個英國朋友告訴我：

『張伯倫並不相信希特勒像他一樣，是一位伯明罕幫的人員；但他却相信希特勒是一位曼徹斯特（Manchester）幫的人員。』

這句話是很對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一個晚上，就是張伯倫和希特勒會晤兩個月之後，張伯倫在法國外交部向一位法國人講希特勒在貝斯特樞加登迎接他的情形。希特勒曾對他說：

『我們兩個單獨談話呢？還是在你的同僚前談話呢？』張伯倫回答說：『兩個人單獨談話罷。』

希特勒遂領張伯倫（和翻譯員史密特博士Schmidt）到他的臥室裏。這個小房間放着一張鐵床，壁上掛着一幅極精緻的圖畫，這是由明興一個博物院裏取來，並且時常更換的。希特勒的說話，滔滔不絕，口若懸河，把張伯倫獃住了，沒有插嘴的餘地。

張伯倫說：『當我到了哥德斯坡（Godesberg）第二次訪問希特勒時，我聽到他說話這樣狂暴，我就差不多明白，在這種聲調下開始的一種談判是用不着再舉行的。每隔幾分鐘（顯然是預行佈置的）有一個軍官進來，把一份報告呈遞希特勒，希特勒就臉扭起來發怒，大聲狂叫

：「又有兩個德國人被捷克人殺死了。我們要替所有已流血的報仇！捷克人必要被殲滅。」我看見他的憤怒愈來愈大，也不管他是眞是假，便對翻譯員說，還是停止會晤爲妙，讓我回旅館去吧。這個旅館是在萊茵河的對岸，我要乘渡船纔可以過河。我退出時，希特勒依然是很躁暴，跟着我走到坪台上；忽然停止說話，臉色頓變，對着在下面蕩漾的河水，用軟而差不多像嬌的低聲說：「首相先生，眞對不起，我本應指點你看這個美景……可是現在給濃霧遮住了。」像他這樣忽由野蠻的暴怒一變而爲風雅的心情，我從來不曾見過第二人。』

一位陪伴張伯倫到德國去的英國外交部隨員告訴我，張伯倫對於這次訪問，腦裏保留着痛苦的印象，這樣粗暴的脾氣在他是未遇過的，所以就是現在，無論何人在他面前提起希特勒的名字，「他的臉孔立現出好像一個小孩子迫吞草蔴子油的樣子。」可是張伯倫認爲保持和平是他的職責所在，還是希望可以會成功。

張伯倫從英法的男男女女得到無數函件來鼓勵他這種信仰。法國各省好幾千的農婦寫信給他，感謝他拯救了法國免罹戰禍，家庭免被轟炸，兒女免遭死亡。法國農莊的老婦給他織繡手套，附函附信說：「那麼，首相在飛機上就不會受冷了。」張伯倫夫人是一位甜蜜溫柔的女人，對於這種表示遂無限感動，她鼓勵她的丈夫應百折不撓地向妥協政策的途徑上走。

× × × ×

自從明興協定簽字以後，這條路在英國就不再受人歡迎了。英人因爲對於陸軍和空軍缺乏

準備，所以輿論遂被迫接受明興協定。但英國已覺得這劑藥是太苦了，且這交易太不榮譽了。英國乃立刻決定犧牲一切，以免再受這種屈辱了。一九三九年一月，我到英國去講學旅行，使我走遍英國每一個角落。我發見英國的輿論現走在政府的前頭。政府對於施行徵兵制猶豫不決；但人民則堅決要求徵兵制了。」英國各地各階級的男男女女都對我說：「我們必不許希特勒這個傢伙統治歐洲；我們必須有強大陸軍和空軍。」後來我回到巴黎，寫了一篇文章，說英國將在三月間實行徵兵制，那時有許多法國朋友都說我瘋了，他們說英國決不會在承平時代施行強迫兵役，因爲這是和她最古的傳統習慣相違背。但英國在一九三九年三月間，果然實行徵兵制了。

德國的軍隊開入捷克京城布拉格（Prague），對於張伯倫和擁護妥協政策的人們，確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張伯倫確是大爲震驚。他很誠意的希望着，就事理而論希特勒大概不至於併吞非日耳曼的民族，現在他已得到了相反的證明。他立刻變爲希特勒在英國的勁敵之一。這事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這種情緒和這種憤怒的影響之下，突向波蘭提供意義深遠的保證。那個時候我住在美國，便向自己說：「這就是戰爭了。」因爲一方面德國將繼續施行膨脹政策，去向波蘭進攻，他方面，英國將忠於她所訂的正式成文條約，一如她在過去全部歷史中常做的相同，這是可以斷言的。

英國忽然重申歐洲政治的合作，促使法國作更密切的諒解。英法協會（France-Great

Britain Association）於一九三九年六月在巴黎舉行聚餐會，英國陸軍大臣倍立廈（Hore-Belisha），法國外交部長龐納和甘茂林將軍也列席。倍立廈在會中宣稱，在戰時英國陸軍願受法國統帥的指揮，他以能叫「我們甘茂林將軍」感到榮幸。說罷，大家鼓掌歡呼好久，但是甘茂林將軍毫不動聲色。餐後，我們和倍立廈到波蘭大使館參加跳舞會。倍立廈希望以他的赴會，表示英國和波蘭的新聯繫。

我對於這次跳舞會留着一個悲慘的回憶。那天晚上是一個美麗的夏夜。波蘭大使館花園裏有白雲石雕刻的獅身人頭像在星光下閃爍着；一個音樂隊奏演着波蘭音樂家蕭邦（Chopin）的旋舞曲，盞盞的紅燈呈現火焰的熾熱。在草地上有穿着硬襯裙的美麗女人（有兩個是德國大使的可愛的女兒）和波蘭及法國的軍官跳舞。我們都以爲，戰神快要降臨了，波蘭將成爲第一個被侵襲的國家。這個跳舞會很和威靈頓（Wellington）將軍當滑鐵盧（Waterloo）一役的前夕在比利時京城布魯塞爾（Brussels）所舉行的跳舞會相像。各國的公使和大使都無精打彩的啜飲着香檳酒，討論着瑣碎的題目：有人談巴斯德（Pasteur）號船的處女航，有人談他們打算到南美洲去旅行。

過了幾天，倍立廈又回到巴黎，邱吉爾也同來，參觀法國七月十四的國慶閱兵典禮。這是一個盛會，要算巴黎最後一個快活日子。法國軍隊從沒有像這次更爲莊嚴的。在檢閱中，法國人把所有可以現出法國光榮的東西都拿出來了，有輕裝步兵，特種步兵，海軍，外國軍團，和

馬奇諾防綫步兵等等。邱吉爾面露喜色說：「法國有這樣好的陸軍，謝謝上帝。」當時我們不知道如果機械的配備不完全，即兵士的勇敢，軍事的美德，和最精銳部隊的傳統精神，却都是沒有用的。坦克車的巡行，使襄埃里色（Champs Elysies）的觀衆都覺得法國穩如泰山，心裏充滿了熱情，但是觀衆絕不知道德國的眞情，更不知道德國擁有更多的重級裝甲不怕平射砲擊燬的坦克車。

那天下午，倍立廈和他的上校階級的副官到紐依里（Neuilly）地方來看我們。他說到建立英國陸軍所遭遇的困難。他說：

「英國徵兵的情形很好，但是目前還是只有虛名，而無實際。我沒法徵集一切已登記入伍的人們，因爲我既沒有配備給他們，也沒有軍官來訓練他們」。

我問：「上次歐戰時的軍官怎樣呢？」

「他們不懂新式武器。」

「如果戰事明天爆發，你可以派多少個師團到法國來呢？」

「馬上就派嗎？不能多過六個師團。」

這個數字使我吃了一驚。但在幾個星期以後，我得到法國參謀總部向英國要求在歐戰整個期只消給法國三十二個師團時，我便更惶懼了。我記得一九一八年英國派了八十五個師團到法國來，同時美國，帝俄，義大利和日本又是法國的盟國，而法國的戰勝還是間不容髮。現在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情形，怎得不令人憂慮呢！

那時法國外交部長龐納也抱着這樣的見解。我曾聆聽他追述下列的事情。

他說：『戰事爆發的前幾天，卽一九三九年八月杪，我在辦公廳裏召見兩位負責我們陸軍和空軍的將軍。我告訴他們說，我們已向戰爭的路上走了，如果波蘭不肯讓步的話，在一個短期內，戰爭就無可避免的。』我又說：『假如你們告訴我，我們沒有很大的戰勝機會，我將要求波蘭割讓但澤（Danzig）和走廊（Corridor）給德國。我知道，我這樣做是冒着很嚴重的危險。人家會說我出賣了捷克之後，又來出賣波蘭。但是我對於這點是可以不管的。只要國家不至於被摧毀，什麼我都願意做。

因爲我們的國家被摧毀，波蘭也要跟着被摧毀了。切不可誤會，以爲我對於德國的願意作戰有什麼幻想。她準備發動戰爭已有七個年頭了，遲早她總要發動的，如果她不能以簡單的威脅來取得她所希冀的霸權。但是戰爭如果能遲點爆發，讓我們有半年或一年的時間來專心致志加緊擴充軍備，對於我們也許有利。所以我要向你們領教：「我們要求波蘭作這種犧牲是有迫切的軍事理由嗎？」他們分別回答我說，他們以爲在軍事上沒有甚麼理由可以使戰爭的遲緩爆發，如果一旦延期，對於我們固然有利，對於德國又何嘗沒有利。在這種情況之下，我也不能再做什麼了。』

可是龐納還作了一次最後的努力。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一時，他接到龐賽（法國駐羅馬大使

）電話，說齊亞諾伯爵（Ciano）提議召集一個會議來解決波蘭問題和其他的糾紛。龐納以爲齊亞諾伯爵的誠意是無疑義的，因爲義大利缺乏參加戰爭的準備，她和德國訂立的條約仍讓她有三年的休息，義大利的輿論是反對戰爭；齊亞諾伯爵和里賓特羅甫（Von Ribbentrop）最後的會晤，據說不十分友善；如果舉行會議義大利可以不必作戰，在會議中自可獲得她所要求的大部分。這樣的一個會議，對於義大利的利益，似和對於英法的利益一樣大。龐納決意在他的權力內來擁護這個計劃。他告訴我，他去見達拉第，把義大利的提議通知他：

『內閣在今晚六時開會，我將提議接納義大利的意見。請你贊助我。照這方法，我們便可以把一個既成事實提出于德國之前。』

達拉第答應了；可是龐納深知達拉第的性格。達拉第是個老實人，但優柔寡斷，缺乏意志，常受每個新顧問的操縱。龐納整個下午很焦躁，他的焦燥很有理由，因爲在那晚上的內閣會議，達拉第沒有擁護他。義大利的意見並沒有肯定的遭拒絕，但法國內閣表示願意先讓波蘭和第三帝國繼續直接談判。晚間九時刊行的官報，簡單地說：「內閣一致擁護法國的條約義務」。九月一日早晨，德國的陸軍開入波蘭了。

第二天下午二時十五分，龐納在法國外交部的辦公廳聽見他的電話鈴響了，他拿起聽筒，聽見對方開頭就說：

『我是齊亞諾伯爵。龐賽先生和羅蘭爵士（Sir Percy Lorraine）都在我的辦公廳裏，

我相信還可談談舉行會議的問題。……』

龐納答應齊亞諾伯爵，在明天星期日中午以前，不向德國提出最後通牒。

關於這一點，也曾發生過一個很奇異的插曲；我相信，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解釋過。我知道，法國爲着遵守龐納所作的諾言，等到星期日中午方發出最後通牒，等到下午五時方宣戰，而英國則於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宣戰了。下面是這個插曲的奇異程序。

和明興協定時代的情形剛剛相反，一九三九年的英國輿論是極端反對政府再向德國屈服。國會議員在休假時期中和他們的選民談話，就知道全國民衆已具有非常的決心。英國人民以爲戰爭既無法避免，那就不如速戰速決。國會議員把這種輿論深印在腦筋中，故堅決不讓張伯倫再表現去夏的軟弱手段。結果，九月三日上午九時，哈里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打電話給龐納：

「我知道你沒有在午前提出最後通牒的原因，但我們沒有向齊亞諾伯爵提出同樣的諾言，我們不得不在今天上午提出。下議院在午時開會，如果首相在下議院不履行他對於波蘭的諾言，他就要犯衆怒而被推翻了。……」

這是聯盟國宣戰相隔六個鐘頭的原因。

× × × ×

這個德國作了長期的準備，又用了無上的靈敏手腕引誘毫無準備的英法墮入圈套的戰爭，

就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爆發了。現在我們可以說，就法國而論，戰爭一開始時，就失敗了。法國的失敗，因爲她沒有充分的飛機，沒有充分的坦克車，沒有充分的高射砲，又沒有充分的工廠去製造這些她所缺乏的東西，而英國只有渺小的陸軍，又缺乏擴充的工具，以至無法迅速利用她巨大的人力和財力。

在本文的開端所舉的談話中，邱吉爾曾講一個譬喻，我覺得很動聽。我問他，英國爲什麼在制裁義大利的時候讓步，並容許義大利進行侵略阿比西尼亞呢？

他反問我：『你知道龍蝦的習性嗎？』

我回答說：『我一向不以龍蝦的習性，作業餘研究的。』

他說：『呀，你如有機會，不妨研究一下。龍蝦是很有興趣的東西，牠在某個時期失掉了牠的有保護作用的殼。在這個蛻變的時候，甚至最勇敢的介類動物都得隱藏在石頭縫裏去，忍耐地等待新殼的產生。這個新裝甲一旦長得堅硬，牠就猝然衝出，再作戰鬥員，成爲海裏的霸王了……。英國以前由於鹵妄的怯懦的大臣的錯誤，已失掉了她的殼，我們須在縫隙裏等待到新殼的長成堅硬。』

可是沒有殼的英法，因爲迫於環境，便由縫隙裏猝然衝出來攻擊最可怖的敵人！

第二章　戰爭最初八個月的時間何以浪費

一九三九年十月初，第一批英軍開抵法國不久之後，我就接到英國陸軍委員會的一封公函，邀請我到英軍總司令部去担任「法國官方觀察員」，職責是觀察作戰的過程，和運用各種方法如寫文章、演講和廣播等來維繫英軍和法國人民的融洽。

在上次歐戰四年當中，我曾担任駐英軍的聯絡官，我對於英格蘭和蘇格蘭軍隊中同志，留有最愉快的印象。事實上，我著作的第一本書就是關於他們的。他們這次邀請的熱誠和懇摯，使我不得不感動。我是法國陸軍的後備軍官，所以把這封公函呈遞給上峯；隨卽奉到一個命令，許我接納這個邀請。我於是穿起中尉的制服（這是我在一九一八年的軍職）到阿拉（Arras）去晉謁英軍總司令哥特（Gort）將軍。

哥特將軍那時駐在阿拉附近的哈柏克堡（Chateau d' Habarcq）。他的副官哥頓（Gordon）和曼斯特勳爵（Lord Munster）出來接見我。哥頓是個英偉的蘇格蘭軍官，穿着格子花呢的疊襉短裙，配戴一把銀柄短劍，插在有帶的襪子裏；曼斯特勳爵是英格蘭王威廉四世（William IV）的後裔。我們同坐在一間小客廳裏，哥頓和曼斯特向我敬一杯奇異而猛烈的雞尾酒——他們叫這種酒做「哈柏克猛酒」（Horbarcq Horror）——喝完酒後，他們說：『我們現在帶你去見總司令吧。』

我從沒有見過一個總司令的辦公室比哥特將軍的更單純簡樸。他的辦公室門上用四個扁頭釘釘着一塊卡片，片上寫着「總司令辦公室」六個筆跡潦草的字。室裏沒有什麼其他的傢俱，祇有兩塊白板構成的支架撐着一塊毫無修飾的木板，這塊木板就是哥特將軍的辦公桌了。他是故意要這樣的樸素。哥特將軍相信，一個總司令應該和兵士同患難共甘苦。他極好活動；在戰時，散步就是他唯一的運動和憩息。每早都可以見他雙臂貼身，頭部向前，戴着金紅色的軍帽擋雨，在阿拉附近泥濘的路上散步，他的副官氣喘喘的跟隨着他。

哥頓告訴我，有一天，哥特將軍帶他到克里隆旅店（Hotel Crillon）去和甘茂林將軍會議。哥頓滿以爲可以在巴黎消磨一個愉快的晚上了；但晚餐後，哥特將軍對他說：

『我們出去散步散步吧。』

於是他又雙臂貼身，頭部向前，那個沒精打睬的哥頓還要跟隨着他，環繞着魯佛宮（Louvre）很快地走了三哩，然後路過里瓦利路（Rue de Rivoli）和碼頭回去睡覺。

我第一次和哥特將軍會見時，使我最感動的就是他的青年氣象，和他滿的精力。倍立廈剛使英國陸軍統帥部充滿着新的朝氣，他這樣做眞是很對的。

哥特將軍首先講述希特勒的作戰計劃。

『希特勒會取道比利時而進攻嗎？我以爲他會這樣做的，因爲這是唯一可能的戰略。你當記憶福煦（Foch）將軍的格言，他說：「在戰爭中，做你所能做的，用你所能用的」。不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